第6部分

似幻还存的民间信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做梦：现实与梦幻

◆二、巫术：幻想的法力

◆三、预兆：臆想的征兆

◆四、天文：星陨与人亡

一、做梦：现实与梦幻

梦，在人类思想认识史上，曾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恩格斯认为，原始人产生灵魂的观念，就是由梦引起的。他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后来拉法格在《思想起源论》里简明叙述了这个观点：“野蛮人发明了灵魂，为的是要解释梦景的现象。”

梦有种种，各有不同。有反梦、托梦、求梦，还有把人生看做一场梦的。

1. 人生与梦



图十三：庄生化蝶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庄子》把人生和梦作类比（图十三：庄生化蝶），佛教也常有人生如梦之喻；《列子》写周穆王神游，片刻之间，他仿佛已在天上宫阙度过了几十年，佛教更说一滴水中见三千大千世界，一刹那间有九百生灭。

唐朝沈既济的《枕中记》写开元七年，有个得神仙术的道士吕翁在邯郸道邸舍中遇见卢生。卢生说，大丈夫生于世，当建功立业，出将入相，自怨苟生于世，百般不谐。于是吕翁给他一个瓷枕，让他睡觉。当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卢生悠悠忽忽进入枕中，一梦就是五六十年。其间经历了几番官场沉浮，尝遍了人生荣枯悲欢，他认为大丈夫应当做到的，在梦中都一一实现了，而最终却垂老病死。他的死去，却正是梦醒，醒来黄粱还没有熟。于是对“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全都参透了：人

的一生，与梦无异。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写贞元七年，淳于棼喝醉了酒，被两个朋友扶回家里躺下，两个朋友说："我们洗洗脚，你好好儿休息一会儿吧。"于是淳于生昏然睡去，梦中被人用四驾马车请去，驶进了宅南古槐树下的一个洞中，原来是槐安国王遣使来招他为驸马。后又官拜南柯太守，与金枝公主生下五男二女，"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一梦二十余年，醒来时，两个客人还坐在榻上洗脚。去看那古槐树下的洞，原来是个蚁穴。文末引李肇赞词发自己的感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元曲家马致远受《枕中记》的启发，写了一个杂剧名叫《黄粱梦》，角色和情节都与《枕中记》不同，只是套用了一场大梦——黄粱未熟的格局。剧中相当于卢生的角色是吕岩（即吕洞宾），他在成仙之前，本是河南府一个士人，要上京赶考，路过邯郸道黄化店。只因生有神仙之分，所以东华帝君差汉钟离与骊山老母来点化他。于是一梦 18 年，见了些"酒色财气，人我是非，贪嗔痴爱，风霜雨雪"，醒来后汉钟离开导他："你早则省得浮世风灯石火，再休恋儿女神珠玉颗。咱人百岁光阴有几何？端的日月去似穿梭。想你那受过的坎坷，你梦儿里见了么？心儿里省得么？"结果，带了吕洞宾同归大道，位列仙班。

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把《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改编为传奇戏曲《邯郸梦记》和《南柯梦记》。《邯郸梦记》把道士吕翁改为吕洞宾，最后一出戏《合仙》，增添了八仙一齐登场，逐个用卢生梦中之境点醒他"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黄粱"的情节。有趣的是剧终时卢生说："老师父，你弟子痴愚，还怕今日遇仙也是梦哩。"八仙对此也不断然否认，只含含糊糊说："你怎生只弄精魂？便做的痴人说梦两难分，毕竟是神仙梦稳。"说一样做梦，还是游仙梦比浮生梦稳当。《南柯梦记》则写契玄禅师要淳于生勘破红尘，收他为佛门弟子。在南柯梦醒以后，契玄禅师认为他在"诸色皆空"上"犹然未醒"，所以要再幻一个景儿，起一个情障，待他苦恼之际，一剑分开。淳于生于是道："我淳于生这才是醒了。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小生一向痴迷也。"终于悟了一切皆空。全剧终场诗是这么说的："春梦无心只似云，……浮世纷纷蚁子群。"自此"一枕黄粱"、"南柯一梦"几乎成了人们习用的成语。

文学与梦，有着不解之缘。不论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都有大量写梦的作品。有些诗人、小说家、戏剧家对表现梦境和借梦境来

展开情节，竟可以说有着特殊的爱好。像李商隐的诗作中，直接提到梦的，多达 70 余处。陆游的诗作，单是以梦为题的，就有 135 首。曹雪芹在《红楼梦》前八十四回中，共写了大小 20 个梦，续作者在后四十回中也写了 12 个梦。汤显祖流传下来的 4 个剧本，个个离不开梦，被称做“玉茗堂四梦”。文学作品从多方面反映梦，有实写梦境的，有虚构梦境的，有借梦境说出心中一番想法的。杜甫《梦李白二首》“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这些梦是情深谊长和殷切思念的产物，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结果。古人学弄诗文，每有在梦中推敲而得句者，所谓“好诗常自梦中成”。《南史》载：“江淹少时，梦人授五色笔，由是文藻日新。后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自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开元遗事》记：“李白少时梦笔头开花，自是诗思瞻逸。”这虽含有神话的意味，然江淹、李白之有梦境心得，亦可由此证明。

但是更多的时候，梦又是一个不速之客。孔子晚年天天想梦见周公，却偏偏“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可见想做什么梦，不一定真能做到；相反，白天一点不想的人和事，夜晚却可能在梦境中出现。白居易《梦旧》诗云：“别来老大苦修道，炼得离心成死灰。平生忆念消磨尽，昨晚因何入梦来？”韩愈《调张籍》也说：“夜梦多见之，昼思反微茫。”他对李白、杜甫两位前辈的文章十分敬佩，可因到底不是同时代的人，平生未曾谋面，脑中没有印象，白天追思，感到飘忽微茫；倒是在夜晚，依靠了梦的作用，才常常见到他们的幻象。

2. 梦和反梦

在甲骨文里，梦字写成一个会意字：一边是一张床，表示人睡在床上。人呢，夸张地描画了眼睛的特写镜头：睫毛全部垂下，表示眼睛正闭着，已经进入睡乡；却又一手指目，表示仍有所见。这就十分巧妙地把梦的特征表示出来了。庄子说：“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庄子·齐物论》）醒时形开，睡时形闭，形虽闭而仍有所见，古人相信这是“魂交”。梦的体验就是这样，明明身体一动不动躺在床上，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接触，却经历着种种景象。可以说，疑惑于梦的纠缠，亦是人类长期摆脱不开灵魂观念羁绊的缘由之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用占卜、占筮或占星来占梦，都不能直接从梦象出发，占出的结果虽然神秘，却不能使人在更深的层次上获得对释梦的心理满足。这些占梦术，远不如从梦象出发来释梦易于为世俗所接受。大概至迟在春秋时就出现了占梦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了两本占梦书：《甘德长柳占梦》和《黄帝长柳占梦》。《晋书·束晳传》说："太康二年（281 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中"《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这些早期的占梦书和记梦书已佚失了，自汉魏至唐宋续有数家撰述，也大抵只能在唐以来类书和敦煌遗书中尚可窥其鳞甲。

这些梦书的体例，一般是先列梦象，后作占断；也有在梦象和占断之前，先略述释梦的根据。如：

> 梦见杯案，宾客到也。(《北堂书钞》卷 133 引《梦书》)
> 梦见新岁，命延长。(《北堂书钞》卷 89 引《梦书》)
> 禾稼为财用之所出。梦见禾稼，言财气生。(《艺文类聚》卷 89 引《梦书》)
> 斤斧为选士，取有材。梦得斤斧，选士来。(《太平御览》卷 674 引《梦书》)

在这几个例子里，梦象与占断之间，都有着逻辑的联系。梦的含义，是直接从梦象的属性中推演出来的。杯案为招待宾客之具，所以说梦见杯案，是宾客要来的喜兆。新年是喜庆节日，过一年长一岁，所以说梦见过新年是命延长的吉兆。接下来的两例，连逻辑推理的大前提都列出来了。这样的释梦，即使占梦者是在照本宣科，牵强附会，听的人至少也还觉得顺理成章。

梦书中的占断，有时却和梦象正好相反。如《敦煌遗书》斯 2222《解梦书》有这样的条文：

> 梦见身死，长命。
> 梦见兄弟相打，和合。
> 梦见父母亡，大吉。

这就是所谓反梦。

反梦这个提法，首见于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梦列篇》。王符说："阴极则吉，阳极则凶，谓之反。"他是用物极必反的道理来说明反梦的。庄子已经较早地论及了梦、觉之间的矛盾，如《庄子·齐物论》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但是

他在这里只是谈到一些现象：做梦饮酒快活，白天可能悲哀哭泣；做梦悲哀哭泣，白天又可能田猎游乐。他不是把两者之间的联系当做规律提出来的。《列子·周穆王篇》根据《庄子》这个思想编了个寓言，说周之尹氏位高身荣，资财丰厚，却夜夜梦为仆人，趋走劳役，数骂杖挞，彻夜呻吟；尹氏有个役夫，则夕夕梦为国君，游宴宫观，恣意所欲，其乐无比，但白天醒来，则筋疲力竭，操劳更勤，晨昏不息。在这个寓言里，夜里的梦境和白天的处境完全相反。

而梦书中有些反梦的占断则不然，它是直接把梦解释为反的了。《敦煌遗书》伯3908《新集周公解梦书》有个小序，对“智者”和“愚人”们把梦的预兆说成相反的，有一段批评：“夫梦见好即吉，恶即忧，若何智者解之，恶梦即吉？何愚人说之，好梦变为凶也？”好像这本梦书的编撰者对于从反面来释梦有点不以为然，但就在这部解梦书中，就有好多梦兆符合相反律的例子，也未能跳出“智者”和“愚人”们的窠臼：

梦见屎尿污衣，大吉。
梦见枷锁者，主得官。
梦见入狱、吃杖，并吉。
梦见奏乐者，哭泣。
梦见着新衣者，疾病。
梦见刀相斫者，亲事。
梦见拾得财物，失财。
梦见唱歌，大忧。
梦见哭泣，大吉利。
梦见路上屎尿，大得财。
梦见夫妻相拜，主离。
梦见夫妻执手，大凶。

梦见屎尿主得财的说法，至迟在东晋就已很流行了。《世说新语·文学》载：有人问殷浩：“将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殷浩回答得很巧妙：“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得钱而梦秽。”他是在相反的事物中间找到了联系性，是一种反梦正说；由于他视金钱为粪土的说法宣泄了一部分人的愤懑，在当时传为名言。

《南史·沈庆之传》载，南朝宋有个沈庆之，早年贫贱，年到四十还没有发迹。一夜做了个梦，有卤簿（仪仗队）前来，他把卤簿引入了厕所。当时有个善占梦的为他解梦说：“你必定大富大贵，

但不会在旦夕之间。”问其缘故，他说：“卤簿固是富贵容。厕中，所谓‘后帝’也，知君富贵不在今主。”原来当时俚俗之语有把厕所称之为“后帝”的，所以占梦者说，你富贵还要等下一个皇帝。说来也巧，换了两个皇帝以后，沈庆之果然大富大贵起来了。北齐有个李元忠，在他踏上宦途前，曾做梦执了火炬进入父亲的墓穴。半夜惊醒过来，心里涌起了不祥的预感。第二天一早，就把梦告诉了自己的老师。老师看他心事重重，就说：“这梦是个大吉之兆，你执了火炬进入父亲的墓，不是光照先人吗？”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位老师不但会教书，也很会育人。果然，李元忠日后很有出息，做了高官。后来的梦书有一条：“梦见墓开，大吉。”（伯 3105《解梦书》）不知是不是根据这个故事演绎出来的。

占梦术中梦正得反、梦反得正的信仰，在民间流传颇广。有些传奇、小说中，也有这种迷信的反映。北宋刘斧编撰的《青琐高议》后集中，收有《隋炀帝海山记》传奇上下篇，其下篇记载，大业四年有一夜，炀帝半夜到栖鸾院，正好遇到院妃牛庆儿梦魇，好久清醒不过来。炀帝问她做了什么梦，牛庆儿说：“我梦见皇上挽了我的手臂游十六院，到第十院，皇上坐在殿上，忽然火燃烧起来。我看到皇上坐在烈焰之中，就惊呼救命。”隋炀帝听了，自我安慰说：“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我坐在火中，正是得威势的象征。”传奇中隋炀帝“梦死得生”的观念，就是占梦术中反梦的观念。但据说牛庆儿的梦不是反梦，而是正梦。“大业十年，隋乃亡。入第十院，帝居火中，此其应也。”明末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九“田舍翁时时经理，牧童儿夜夜尊荣”中，根据《列子·周穆王篇》那个寓言敷演出一个故事，说的却全部是反梦。据说在庄子成仙得道的南华山畔，有个小厮儿，姓言，小名寄儿。一日遇见一个双丫髻的道人，传授给他一个做梦真诀以后，便夜夜连续做梦，且夜间做的梦，到白天必定处处从反面应验。比如，夜里梦见华胥国王招贤，授他为著作郎，主天下文章，管一群儒生，到白天应验为投到莫翁门下做了个牧牛童，管了一群牛。夜里梦见华胥国王加他九锡，到白天就应验为屁股挨了莫翁九扁担。夜里梦见在大粪窖边看那粪秽狼藉，到白天就应验为在山前地下发现了一窖金银。寄儿想道：“从来说梦是反的，梦福得祸，梦笑得哭。……夜夜做富贵的梦，所以日里倒吃亏。”“昨夜梦中吃苦，谁想粪窖正应着发财，今日反得好处。果然梦是反的，我要那梦中富贵则甚？”他发现了金银，莫翁认他做了义子，从此日子好过了，却夜夜做起

了险恶之梦。后来又碰到那个双丫髻的道人，道人说："前见汝苦恼不过，故使汝梦中快活。汝今日间要享富厚，晚间宜受恐怖，此乃一定之理。"这篇小说，演述的乃是《列子》所说"苦乐的变化，乃是人间常理；若想梦里和白天都好，兼而有之，怎么可能呢？"的思想，而反梦的信仰则在小说中受到了极度的宣扬。

反梦是占梦术中最简单、最易掌握的一种，加以梦反得正，可以使做了恶梦的人寻求一个心理上的平衡，梦正得反，也可以使做了好梦的人以自我揶揄来排遣头脑发热，有它社会心理上的调节效应，所以这种迷信容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盛行。作为一种民俗现象，它恐怕还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许多民族都有"梦是反的"之类的说法。比如日本民间，有"梦见拾到金子，主招损失"的传说，和我国梦书中"梦见拾得财物，失财"如出一辙；西方民谚，也有"夜梦预示昼事之反"之说，与小牧童言寄儿的想法完全一致。

3. 托梦与求梦

古代在鬼魂迷信支配下，都相信有"托梦"之说。

《后汉书·独行列传·温序传》记载，东汉的温序，是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在与隗嚣作战中死去，汉光武帝赐洛阳城旁地作为他的墓地。他的大儿子温寿在守了三年孝后任邹平侯相，一夜，忽然梦见父亲告诉他："久客思乡里。"温寿醒来，相信这是父亲托梦给他，想必是父亲不愿寄茔于洛阳，想要回到家乡去。于是，他就辞了官，上书恳求光武帝准许他把父亲的灵柩迁回到祁县祖坟去。温寿对梦中父亲的一句话看得那么重，可见他是深信鬼魂存在的。

更为奇特的梦是同为《后汉书·独行列传》所记的范式的梦。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他在游太学时，与汝南（今河南平舆）张劭结为挚友。后来范式回山阳郡任功曹，张劭回乡生了重病，医治无效，弥留之际叹道："恨不见我死友范巨卿！"说完不久就死了。在山阳的范式，忽然梦见张劭戴了玄冕，垂着缨带，拖着鞋子呼叫："巨卿，我在某日死了，近日就要下葬，永归黄泉。你要是没有忘记我，能赶得及吗？"范式恍然醒来，梦境历历，不觉悲哀泪下。第二天马上向郡守说了这个梦，请假前去奔丧，飞马驰去，赶上了张劭的葬礼。一个在今河南，一个在今山东；一个在强烈思念挚友的遗憾中死去，一个就梦见死者的灵魂前来托梦告丧。这似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在现今研究超常生物体现象的人看来，是有心灵感应的可能性的，如英国的吉尼斯通过梦的实

验室观察，发现有“超感官知觉存在的显著证据”（吉尼斯著《心灵学》，辽宁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前苏联科学家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息场，通过场效应，有可能将自己异常的心灵信息传递给千里之外具有同步信息场的亲人或挚友。不过这种奇妙的体验是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的。它是人体特异功能领域里的现象，确实令普通人感到不可思议。我国古代史籍中也有类似记载，如《梁书·处士传》：

> 阮孝绪，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县）人……后于钟山听讲，母王氏忽有病，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绪至性冥通，必当自到。”果心悸而返，邻里叹异之。

《周书·齐炀王宪传》：

> （齐炀王宇文宪）有至性，事母以孝……宪或东西从役，每心惊，其母必有疾。乃驰使参问，果如所虑。

这是在清醒状态下的“心血来潮”。而《北史·列女传》所记则是梦中的感应：

> 渤海封卓妻刘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

《聊斋志异·梦别》是一篇记实性的短文。文中说：李王春（顺治进士）的祖父与蒲松龄的叔祖父玉田公（玉田县知县）为至交。一夜，梦见玉田公到他家，说话神情黯然。王春祖父问：“你来有什么事吗？”玉田公说：“我要长去不回，所以跟你告别罢了。”问他：“去哪里？”他说：“很远。”说罢就走了出去。王春祖父送他到山谷中，看到石壁上有一道裂缝，玉田公便拱手作别，背朝着裂缝，慢慢倒退着进去了。王春祖父大声喊他，不见答应，就惊醒了。天亮后，把梦告诉太公敬一，还让准备吊丧用品，说：“玉田公去世了。”太公建议先打听一下，属实的话，再去吊丧，王春祖父不听，径直穿上丧服去了。到玉田公家门，果然丧幡已经挂出来了。

《红楼梦》第十三回写秦可卿死时托梦给王熙凤：时交三鼓，凤姐方觉睡眼微蒙，恍惚中见秦氏从外走进来，含笑说道：“婶娘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娘，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娘，别人未必中用。”凤姐听了，恍忽问道：“有何心愿，只管托我就是了。”

秦氏便把贾府将要乐极生悲，树倒猢狲散的败落结局点明，提出要在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为日后留个退步做好打算。又说："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的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娘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出云板，连叩四下，正是丧音，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吓了一身冷汗。

这段托梦的描写，明显把鬼魂的能力超人化了。秦氏一死，就能知道"天机"，知道贾府以后的命运和诸芳零落的结局。但是，曹雪芹写秦氏的托梦与她死亡同时，却与张劭的托梦、玉田公的托梦如出一辙，似乎民俗心理上对这种死生临界点上的心灵感应抱着认同的态度。

还有动物托梦的。相传，明朝初年昆山周庄有个沈万山，未富时夜里梦见一百多个青衣人祈求救命，次日清晨见一渔夫抓了一百多只青蛙正要宰杀，乃知青蛙即梦中所见青衣人也，遂买之放于池中。其夜众蛙喧闹，沈万山夜不能寐，清晨前往驱赶，见群蛙环聚在一只瓦盆四周，甚觉奇异，持盆而归。其妻在盆中洗濯，不小心将银记掉在盆中，转眼间盆中即聚满了银记，不可胜数。始知此盆乃是宝物。又以金银首饰放置其中，皆能变成无数倍之多，沈万山由此富甲天下。今日周庄之所以闻名中外，与沈万山的发迹和他的故居、他的故事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庄的旅游用品中，"万山蹄"、"万山糕"等以他冠名的都十分热销。

除了被动做梦，还有主动求梦的。在包天笑所著的反映20世纪20年代市民生活的小说《上海春秋》中，便有关于"打花会"和求梦的描写。打花会起源于广东，是在当时上海市民中流行的一种赌博方式，"赌法一共有三十六门，任你去押一门，押着了一个可以赔三十个"，而怎样才能押着，据说与梦兆大有关系：

> 原来打花会的人最相信做梦。早晨起来，一定要把昨天夜里所做的梦牢牢地记着，以求与今天所开的花会相符。他们详梦还有专门的书籍绘画帖，说梦中瞧见什么东西，应该是打哪一门，这些书公然出卖。……他们除了详梦之外，更要到各处求梦。因为有一种人一睡着了就是乱梦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倒，层出不穷的梦。有一种人睡着了不大有梦，即使有梦，到醒时一翻一个身，把梦境中事完全忘了。因为无梦，所以要去求梦，而且他们的求梦，往往向那奇怪的地方去，甚而至于到那坟山里去。这种事情，上海的报纸上常常有得登载。

书中第七十二回还具体写了两个妇女到张老爷庙去求梦的情景。东西方在这一点上是出奇地相像。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第二编《梦》中，谈到20世纪初叶的欧洲，在未受教育的人群中，颇有“想从梦中求得彩票中签的数字”的。

求梦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宫廷神学。《周礼·春官》说大卜“掌三梦之法”，据郑玄的解释，“三梦之法”指夏、商、周三代求梦得梦之法。当时的统治者相信梦是神灵与人相通的一种方式，通过一定方法便可求梦。为了获得神灵对未来的预示，所以重视求梦。

《云笈七签》把求梦的历史推得更早：“黄帝召天老谓之曰：‘吾梦两龙挺白图出于河，以授予，敢问于子。’天老对曰：‘此《河图》、《洛书》将出之状，天其授帝乎？试斋戒观之。’黄帝乃与天老游于河洛之间求梦，未得。帝遂沉璧于河，又至翠妫之泉杀三牲以醮之。有黄龙负图而出于河。”可见古代求梦的人要先斋戒，表示洁身诚心。但是光斋戒还求不到梦，黄帝只好沉璧送礼，杀三牲请吃，一切都打点到了，神才显灵。

在梦兆观念和神灵迷信支配下，古代求梦的记载大抵是灵验的多。《洞冥记》记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特别想再看一看她那倾国倾城的容貌，苦于梦寐不得。东方朔就说，钟火之山有一种梦草，像蒲而色红，白天缩在地里，夜间才长出，把这草放在怀里，就能梦见想要梦见的人。他献给汉武帝一枝梦草，武帝夜里把它放在怀里，果然梦见了李夫人。《新唐书·裴寂传》说：裴寂年轻时“家贫”，隋开皇中，“徒步走京师，过华山祠祈神自卜，夜梦老人谓曰：‘君年逾四十当贵。’”果然后来在唐高祖时官拜司空，位居三公。费袞《梁溪漫志》卷十记载，北宋汴京有座二相公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弟子子游和子夏。据说，“灵验甚多，不胜载，于举子问得失，尤应答如响，盖至今人人能言之”。宋徽宗大观年间，费袞的祖父在太学，有个同舍学生要去参加廷试，事先到庙里去求梦。夜里梦见一个童子传话说：“二相公致意先辈：将来成名，在二相公之上。”醒来想：子游、子夏是孔夫子的高徒，我成名在他们之上，必定要高中了。心中暗暗自喜。谁知到后来，只在等外分

配了个州文学的小官，大为愤懑失意。沉吟终夜，忽然想起《论语》里有一句“文学子游子夏”，如今做了个“文学”，不正好居于“子游子夏”之上吗？第二天对同舍的学生一说，个个都大笑起来：“神也会这么幽默！”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南镇祈梦”记载了张岱16岁时在南镇梦神之前求梦并作疏的事，疏中祈云：“神其诏我，或寝或呓；我得先知，何从何去……功名志急，欲搔首而问天；祈祷心坚，故举头以抢地……”

清代龚炜《巢林笔谈》也记了两则求梦的事。卷一记练川王修撰在未遇时，曾在京师吕祖庙求梦，梦中神把他带领到一个地方，无门可出，神就说：“我为你特地开一扇门。”门开，突然遇见一个青面神，像世俗所画魁星像似的。后来他果然中了状元。卷四记作者外舅王律庵，也在吕祖庙求梦，梦中只觉得自己被引领入一间库房内，案匮封识都是州名县名。醒来详梦的人都说他将来一定要当上布政使、按察使了。但结果，他却只做到半城县宰。这些人求梦的目的，和算命测字问卦一样，都是想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求神在梦中指点。

古代还有许多求梦破案的故事。《明史·石璞记》记载，石璞在任江西按察使的时候，有个民人娶媳妇，新娘按习俗第三天要回娘家，谁知离了夫家，中途却失踪了。娘家见不着她影儿，差人到夫家问，说是早就走了。老丈人起了疑心，状告女婿杀了自己女儿。衙门糊涂，不辨究竟，一上来就大刑伺候，屈打成招，判处死刑。石璞复核这个案子时，向神求梦，神在梦中向他显示了一个麦字。麦的繁体字写作“麥”，石璞说：“麦者，两人夹一人也。”等到天明，便打算提囚犯出来复审。囚犯还没出来，只见有个小道童在门屏间探头探脑。石璞一见，情有可疑，马上把他抓进来，大声叱问：“是你师父派你来窥探虚实的吗？”道童立马如实招认了。结果，果然是两个道士把新娘拦截了藏在麦草垛中。

《聊斋·老龙舡户》里也记了一个求梦破案的故事，写的是朱徽荫巡抚广东时，往来商人旅客多告无头冤状：往往千里行人，死不见尸，数客同游，全无音信。积案累累，毫无线索。翻查旧案，状中称死者不下百余，更有那些千里之外没有苦主的，尚不知有多少。朱徽荫十分震惊，却拿不出办法。于是便洁诚薰沐，向城隍之神发了一封公文。因为他是巡抚，论地位比城隍还高，所以用这种办法求梦。等他入睡以后，“城隍刘某”进来禀告：“鬓边垂雪，天际生云，水中漂木，壁上安门。”说完就退下了。朱徽荫醒来以后，

辗转终宵，忽然悟出了其中道理："鬓边垂雪，是'老'；天际生云，是'龙'；水中漂木，是'舡'；壁上安门，是'户'：莫非是'老龙舡户'吗？"原来广东省东北有条老龙津，可通南海，岭外巨商，大多由此入粤。于是密授机谋，把老龙津驾舟的船户抓来，都不打自招了。原来这些贼船以载客为名，或在食物中下蒙汗药，或夜间烧香，使客商昏睡不醒，然后剖腹纳石，沉入水底，谋取财物，手段极为残酷。此案被破，也是靠的求梦。梦中神的显示，也是字谜。这类传说，在受梦兆观念和神灵信仰支配的时代里，颇为流行。（详见王维堤《神游华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关汉卿的杂剧《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和《钱大尹智勘绯衣梦》，是两本公案戏，都写梦在破案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蝴蝶梦是包拯自己做的，象征着神对他审理案子预先做的启示；绯衣梦则是钱大尹祈祷狱神，让受冤屈的嫌疑犯做梦说梦话以示神谕。

最神奇的是唐朝魏征居然能够梦中元神出窍处斩业龙的故事。《西游记》载，泾河龙王违了玉帝敕旨，下雨改了时辰，克了点数，该当问斩。受术士袁守诚指点，龙王得知处斩官是魏征，魏征又在唐太宗驾下任丞相，只有向唐皇去求个人情，方保无事，便向太宗托梦，上前跪拜，口称"陛下救我"。太宗在梦中得知他犯了天条，由魏征处斩，便应允道："朕可以救你，你放心前去。"梦醒后，便传旨把魏征宣来，与他对弈，想羁绊他一天，使他无法处斩龙王。不想棋下到午时三刻，魏征俯伏案边，呼呼大睡起来。太宗任他睡着，也不呼唤。却不知魏征梦中元神出窍，仍到剐龙桩斩了泾河老龙。结果，太宗当晚回宫，朦胧间便见龙王手提血淋淋的首级前来叫冤，要他还命，亏得观音菩萨前来喝退业龙，才解救了皇帝。

二、巫术：幻想的法力

巫术是心意信仰中信奉借助神秘的力量对人、事施以控制影响的方术。中国巫术信仰有深厚的基础和丰富的内容。巫术在中国原始社会职能范围比较广泛，主要是奉祀天地鬼神及为人祈福禳灾，后来演变成人们祛凶化吉、避煞祈祥乃至装神弄鬼一类的俗信活动。有些巫术活动有治病的功能，《吕氏春秋》云："巫彭作怪。"但它不是从病理去治病的，而是采用法术手段，信奉的还是巫术的神奇力量。巫术在崇信者心目中是法力无边的，它不但可以使致病的邪祟魔鬼统统除掉，而且依作用与反作用力的定律，对仇人还可

以使其致病。

1. 符咒之术

佛教的东渐，道教的成熟，给方术带来了养分，开阔了方士的眼界。方士们将佛道中法咒之术吸取到方术里，给方术以新的变化。在巫术中，咒语、符箓、法术仪式等是必不可少的。中国民间还有一种除邪的符水和其他不少法术、仪式，它们也都是为达到巫术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定行为。

《广韵》："咒，诅也。"即使用诅咒来驱鬼逐邪，祓除不祥，或使用祈请的祝词来实现具体的愿望，这也是一种古老的巫术。为巫术目的而诵的咒文、套语就是咒语。原始人相信语言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和效应，咒语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咒语一般古奥难懂，富有神秘色彩，被称为最古老民歌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其实就是一首原始的祝咒之辞，即祈祝土、水、草、木都归到其应去的地方，害虫不要来伤害庄稼。古代招魂中的呼唤辞、婚礼撒帐时的口彩、江南造房上梁时的祝词、遇到异常征兆时的禳解之语等等，都是咒语实际运用中的凡例。民间巫师还多用特定咒语请鬼神。古代普遍相信，鬼与人一样有着种种禁忌和弱点，如害怕人诅咒即是其弱点之一，故人们可以借神力用咒语制服鬼怪。道教咒诅之法即从此发展而来。

佛经中的所谓"咒"，是梵文"陀罗尼"的意译。这是一种具有神秘威力的语言，如著名的"陀罗尼文"，又称"六音之咒"，即"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其意为"鸣呼莲华上之宝珠"。古人在翻译佛经时，考虑到这种不可理解的梵文音声、音律是神力之根源，故不能用汉语意译，而用汉字注其音，成为按梵文发音的秘密咒语，称"秘咒"，也称"真言"（梵、汉合语"真言陀罗尼"的省略）。因佛咒多插入经文中，故又称经咒。浓缩经典精髓的短咒称作"心咒"。佛教认为如日常持诵咒语，可具有使邪魅魔障不能靠近，化解生命危机，治愈疾病等神秘不测之效用。由于佛咒是梵文的音译，汉人难以理解，平添几分神秘感，所以道士、方士都不约而同地将佛咒引入使用。如道教将咒语与图符结合，构成"符咒"。

符箓是在书法基础上结合象形文字、九叠文、合成字等以朱墨缭绕成文。分而言之，符就是一种笔画屈曲、似字非字的图形；箓即是记天曹官属之名，又有诸符错杂其间的秘文。符可能是由古代桃枝和画虎治鬼之法演变而来。因"桃"与"逃"同音，故古人产

生了鬼见桃枝会恐惧逃跑的神话，所以巫祝也用桃枝驱鬼。后用上有字和图的桃木板来驱鬼，这就是最早的符。又因老虎凶猛异常，古人就产生了虎食鬼的神话，而画虎于门上，后来也演变成符。符的取名可能与古代兵符有关：兵符可以调兵遣将，巫符亦可以调遣天兵天将。道教认为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有着召神驱鬼、镇邪治病的功效，故常与咒语一起被使用，如汉末费长房就是通过符箓指挥鬼神的。《辨惑论》中记载有一则流行于南北朝的咒语："天道毕，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窈，入冥冥，气布道，气通神，气行奸邪鬼贼皆消亡。视我者盲，听我者聋，敢有图谋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这一咒语很具道教特色，而与指向明确、语句简洁的巫术咒语不同。从"天道毕"到"气通神"仿佛是道教宇宙图式的一个简要概括，据此图式，既然我占有了生命本源"气"，所以鬼怪们看我、听我说话，或想图谋我，一定会目盲、耳聋而自己倒霉，它遭殃，我吉祥。这种咒语在道教中应用很广，如《太上三洞神咒》卷二"雷霆召役神咒"下就有"三十六雷总辖咒"、"七十二侯都总咒"、"开旗咒"、"用剑咒"、"致雨咒"、"五雷治病咒"等等。符咒原为具体的文字，道教初期的符咒乍看似乎很神秘，但还是由几个隶书字合体而已，到东晋以后，符咒的内容日益复杂琐碎，字体日益艰涩难认，笔画重重叠叠，俗呼作"鬼画符"；而且其形式也日益神秘莫测，有时甚至搞得古怪可笑。如《无上九霄玉清大梵紫微玄都雷霆玉经》中有这样一个招雷除邪咒语："雷大雷二雷三雷四雷五，吽吽三檀那哎嘻唯咁哔唎吒，急急召汝名天下知，速至速至，急急如律令。"自"雷大"至"雷五"，指五位雷神，这里连叫五位，表示法力之大；"吽吽三檀那"以下乃是佛教密宗咒语梵音；"急急如律令"来自汉魏公文格式，汉魏时官方公文之末常用此语，意为"火速执行，像对待律令一样，不得怠慢"，道教也将此弄来给咒语添些威风。道士们对此还有另一种解释，认为"律令"是雷神名，善走，咒语末"用之欲其速"。符箓是咒语的书面文字化，用墨或朱砂书画在特定纸帛上，或张贴或焚烧，以此驱鬼镇邪。在中国少数民族巫术中，咒语多，符箓少，而汉族则巫术咒符并用。如治小孩惊哭，将写有"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行人君子读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咒语的符箓，张贴在厕所墙上，让旁人在念咒语中将病魔驱逐走。

方术除吸取佛咒道符为己所用外，还将道教之法器如剑、镜等拿来用作自家法宝。如方士在驱鬼时常将水当法水使用，因为水能

除去污垢，并可以柔克刚。镜能反射阳光和照见物影，故古人认为鬼魅在镜前无所逃形，镜也就被用作照鬼避邪的神鉴。印章上的文字常与符箓相似，故也有劾鬼、疗病之威力。至于宝剑，更是神旨和威力的双重象征。据说汉高祖刘邦当年就是手提宝剑斩蛇起兵而得天下的，这宝剑乃是天意之所在，但到西晋惠帝时，此剑变为白龙穿屋飞腾而去，不知所在，于是就天下大乱。而此时隐居的刘曜却得到一把由一童子送来的宝剑，剑上铭文说："神灵服御除众毒。"于是他果然当上了皇帝。这样锋利而又有天意所在的宝剑自然能用于驱鬼降魔，《抱朴子》中说佩了剑就能使"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宝剑成为道士随身携带的两大法宝之一。后世民间骗钱的方术之士，也常用木剑为法器，耍一套劈空斩鬼的把戏。古代小说中也有不少道士披发仗剑，念念有词，用宝剑向天一指，喝一声"疾"，马上就会乌云蔽日、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飞沙走石的故事。

占卜是为了预知未来，但古人有比预知未来更强烈的要求，即拥有控制和支配自然的能力，也就是一种主动控制人、物，甚至鬼魅的咒法，称作禁术、禁咒，或厌胜术。这种咒术历史悠久，自汉朝以来，善于此道的方士、道士辈出，葛洪《抱朴子》中就记载了许多禁咒之法。此后，这禁术与持诵陀罗尼的佛咒相糅合，在民间出现了以禁术为职业者，称作咒师或咒禁师，《新唐书·百官志》记太医署所属有咒禁师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民间咒师为宫廷所接受，成为宫廷中的医官。甚至连古代一些科学家对此也深信不疑，如唐朝名医孙思邈就曾郑重其事地写下二卷《禁经》。

孙思邈认为人若有疾，医方可疗，但那些无形之鬼魅所造成的危险更甚于疾病，而医术对此束手无策，就要通过禁咒、符印等术来疗病救急，于是汇集名方异术写成《禁经》。其中持禁斋戒法、受禁法、杂受禁法、禁法大例、掌诀法诸篇，总论禁术之法以及接受禁术的方法、步骤、必须注意的禁忌等；禁鬼客忤气、护身禁法、禁盗贼、咒童子令说鬼姓字诸篇，是护身驱鬼和禁咒盗贼勿伤害自己的法术；禁瘟疫时行、禁疟病、禁疮肿、禁喉痹、咒禁产运、禁金疮、禁蛊毒、禁遁注、禁邪病诸篇则是禁咒具体疾病的方法。这些禁咒之法，在今天看来自然是十分可笑的，如"禁漆着人法"，就是当漆弄到皮肤上不能掉时，即念咒道："漆、漆箱柜，漆桌椅，为何漆我皮？去去去，不去我用碱杀你。"又如"大总禁文"说："朝日不良，为物所伤。上告天公，下告地皇。地皇夫人，教我禁疮。仙人持水，玉女持浆。一唾止毒，二唾止疮。三唾以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